

玉樓春卷之一



龍邱白雲道人編緝
潁水無緣居士點評

第一回

小孟嘗詩酒訂盟

大奸雄睚眦中禍

玉口神奇術成名

痴秀才窮途哭過

詩曰古人形似獸

皆有大聖德

今人表似人

獸心不可測

雖笑未必和

雖哭未必戚

但結口頭交

腹裡生荆棘

話說大唐代宗年間都城三百里外有个集賢村月浦橋住一位官人姓邵名玉號卞嘉取卞和獻璧之義父拜銓部少宰母封二品夫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玉樓春十二回 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清 白雲道人 輯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5
編號 D8665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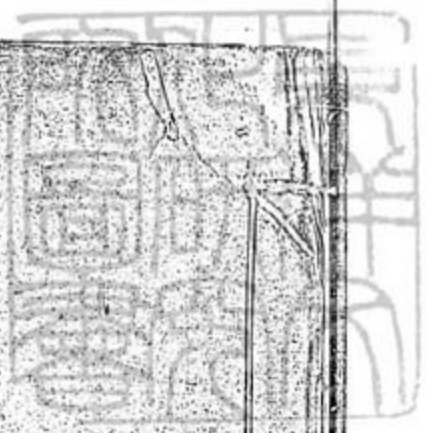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玉樓春十二回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一國山川圖



雙紅堂
藏書

雙紅堂
小說
75(1)

0 1 2 3 150cm 5 6 7 8 9

覺世姻緣

玉樓春

嘯花軒藏板

春目錄

第一回

小孟嘗詩酒訂盟

大奸雄睡中禍

第二回

玉口神奇術成名

痴秀才窮途哭遇

第三回

遭綠林雪中逢俠

訪大盜計就成擒

第四回

蕩春情清宵熾火

窘黃堂暮夜遺金

第五回

奇道人半杯熄燭

藍面鬼一網摧賢

全友誼太守棄官

避奸鋒英雄遇舊

卻解元改帽潛踪

俏尼姑私心覓偶

入桃源奇逢雙美

溫翠被先破春光

賞雪筵題詩索醉

偷香窩做夢尋真

春目錄

目錄

科 2012

第六回

暗相思兩人酬和
說風情互諧得趣

明說破各自痴迷
理絲桐迭奏談玄

第七回

掩關房喜生貴子
高大尹妙計憐才

遭毒棒氣死憨郎
痴公子弄巧成拙

第八回

霍孝女途舟跨鳳
獅吼時炎涼歷盡

老忠臣白日歸天
鹿鳴日棣華聯芳

第九回

訪親闈誤落花宮
老封君觀詩憶子

入火坑狂淫禮院
小公子得意還鄉

第十回

初道昇攪穿慈海
冰山父子同登

舊解元再步蟾宮
綵絲牽夫妻重會

第十一回

風流種愛友離官
真為主曲意調情

美秀童拚身救主
偽踐盟薦賢自代

第十二回

探花即靈尾藏頭
美奇逢骨肉團圓

勢利婆改絃易轍
立異績俘囚奏捷

棄功名物外逍遙

喜團圓人間行樂

美言多於水，美行多於玉，美名多於金，美譽多於石。

第十一回 美言多於水，美行多於玉，美名多於金，美譽多於石。

美言多於水，美行多於玉，美名多於金，美譽多於石。

第十二回 美言多於水，美行多於玉，美名多於金，美譽多於石。

美言多於水，美行多於玉，美名多於金，美譽多於石。

玉樓春卷之一

第一回

龍邱白雲道人編緝
頽水無緣居士點評

小孟嘗詩酒訂盟

大奸誰睚眦中禍

玉口神奇術成名

痴秀才窮途哭過

詩曰古人形似獸 皆有大聖德 今人表似人 獸心不可測

雖笑未必和 雖哭未必戚 但結口頭交 腹裡生荆棘

話說大唐代宗年間都城三百里外有个集賢村月浦橋住一位官人姓邵名玉號下嘉取下和獻璧之義父拜銓部少宰母封二品夫人

玉樓春

第一回

人垂髻八洋，椿萱弄凋，十五歲上，娶了太史方應隆小姐為妻，十六歲便生一位男子，是五月端王日生的，因天中節日，取名夫節，只是閑然太重，艱于撫養，為此將他穿了兩耳，帶了金環，這都不在話下。單提邵下嘉，雖是書香世澤之家，却淡于功名二字，好的是歌詞咏詩，嘲風弄月，慕的是齊孟嘗、鄭當時，一流人品，俠氣干霄，所以座客嘗滿樽酒不空，西秦東魯，北異南吳，聲氣嚶鳴的，何止千百。因此人號他叫做小孟嘗。一日偶值二月念五日，東京風俗，這一日不分男女，俱在郊外踏青遊戲，名喚做撲蝶會。邵下嘉就分付蒼頭預備酒席，往郊外先估一塊有趣有景的山場，邀了兩三個名妓，同我位詩酒朋友與馬紛，前去遊樂。正所謂花笑春風鶯啼艷日，這些遊女

老的少的，俊的俏的，濃妝的淡抹的，搗手的並有的，絡繹往來。邵家估了一塊地方，纔鋪粘席地，未及把盞，只見家裡一個門役匆匆來稟說：有一位遠客拜訪，是個應舉生員，河北人氏，必要面會，將名帖呈上，寫着通家盟弟盧杞拜。那邵下嘉是好客的人，見說遠客相訪，就分付門役發轎去請盧相公。到此相會，門役道：盧相公已現在山下伺候。下嘉隨喚兩個寵童同門役立邀盧相公相見。原來這盧杞是一個極奸狠的心腸，最可憎的相貌，只有二尺七八寸長的身材，臉如炭黑，左半邊却又生得古怪，渾如青靛染成，黃鬚數莖，渾似鉄絲出地，黑麻滿面，却如羊肚朝天。請到面時，但見

頭戴凌雲巾，黃多皂少，身穿布道袍，挖舊補新，兩隻醬色襪，頭穿

底落一双半紅鞋跟倒墻歪不是武大即重生今日定是柳樹精
私下凡塵

當下盧杞行到跟前童子報說盧相公請到說尚未完早已咲倒半
邊這些家人朋友見了這個鬼臉个，咲得兩眼沒縫連卸下嘉也
忍不住咲起來一時間打恭作揖晉接的禮儀都弄不出來揖罷站
立个，扯唇掩口咲个不住盧杞已覺沒趣卸下嘉没法起來只得
分付家人煖酒入席當下圍坐三杯已畢下嘉命斟大觴首懇
盧杞行令盧杞推辭年幼轉求別送絕開得口引動眾人又要發咲
起來這對面坐的就是聞子先他便欠身說道既盧盟兄不肯先賜
教小弟忝在痴長只得僭先了竟接這杯酒在面前說道今日良辰

勝景諸賢和集此會不亞蘭亭大家酒要賦詩飲酒極歡而止眾人
齊道遵教遵教聞子先道今日八客相叙限定八个詩題四个七言
絕四个七言律拈問咏句是甚八題

蟬琴 蝶拍 魚梭 燕剪 吳七言律

茉莉花 萱花 海棠花 水仙花 是七言絕

右將各題書成八紙摺好蓋于空盒內捱次送去酒到拈開絕句律
詩隨題賦就舉杯時對席按板，要速三板詩不就者左右各罰一
大杯四板不就罰二杯五板不完罰三杯六板不完左右罰五杯合
席株連俱罰三杯本身出席供役宣令已罷當下首座的叫做張愚
谷所作雖不濟却也弄得將就的他手拈一紙是茉莉花韻分香字

酒到時口占一絕云

清芬堪伴北幽涼

送得薰風滿院香

來自越裳移種後

六宮爭秘綠雲傍

聞子先笑道詩雖平等却成得迅速姑免罰第二就是自家張惠谷

便把酒送到聞子先面前他也拈來是密置花韻分風字遂口占一

絕云

迎秋沾露絃金鐘

翠帶輕飄怯向風

香遠北堂逾暗射

自銷憂字在胸中

諸友俱拍手稱贊道妙句妙句畢竟是作家不同聞子先謙說不敢

第三是妓女劉曉霞聞子先送酒過去他拈得是蟬藥韵分藏字便

口占一律云

槐陰冉冉翠庭床

一曲幽鶯奏暝陽

閒向風調松冷

清逾泉响石浪

先時預報商音動

應律徐看懶氣翔

莫道無絃偏有韻

廣陵疑在翼中藏

吟罷眾皆稱妙第四就是邵下嘉他拈得是燕剪韵分依字亦咏一

律云

羞她兩羽弄春暉

戀旺還尋舊字歸

貼水掠來疑戲練

入雲裁去欲成衣

簾前双股開環合

拾後全輸是也非

可恨離腸揉不斷
落花飛絮思依
賦罷眾皆稱賢好捷才第五是妓女蔣蘭仙也賦一律題是魚核韵分哦字

池邊公子柳中過

池內文鱗學擲梭

動處穿萍疑織浪

靜時依藻亦交波

臨湖羨處空惆悵

載月歸來費搗摹

只有幻輿越齒折

悞聽潑利罷吟哦

吟罷合席稱妙第六是王子雋拈題是蝶拍韵得春字即吟一律道

翩翩兩翅粉光勻

歌舞場中度此身

聲到長時應赴節

縱使拋處若合聲

有時停板風前待

何處當筵草際尋

試約眉郎與同夢

花底柳暮合生春

吟罷眾人贊道佳佳作風流恰與曉娘蘭娘鬪是而時那第七位

是妓女秋翠王子雋送酒過去秋娘接了拈題得海棠花韵是中字

即賦一絕云

真道無香猶有痕

須知有韵到圖中

太真妃子三杯後

恰似嬌枝兩瓣紅

吟罷連忙把酒送到盧杞面前這末闌却剩得題是水仙花韵分即

字只見盧杞接得酒杯到手止呆了的舉杯停目三板不成漸至四

板五板左右已是連累罰過三杯看了又六板將絕還不像詩成的



左手坐的張愚谷只得向盧杞道盟兄名邦異林何吝賜教弟鼠量已盈萬難再歎下望見教為感盧杞面皮漲紅過意不去只是做不出來看官聽說那盧杞也是青衿為何這四句詩做不出來因他平日只用心於八股文字起承轉合如何曉得詩有三鍊了句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格種了細微的道理所以六板既絕並無隻字可觀只得遵依令官出席聽差候罰合席都罰三大板左右兩人倍罰過了這邊說想是得罪盧杞故意不肯賜教那邊道我們謫劣之林想是不堪受罰的你一句我一句說得盧杞站在字邊越覺沒趣下嘉與眾人為罰酒過多，酩酊潦倒都要到山前聞安醒一醒酒再坐說罷一齊起身在盧杞入席半日却未曾吃得半杯酒嘗得一品

飯本性原是貪杯况又是枵腹來的說不出一肚皮氣也只得隨眾人下山閑步肚裡疑眾人行這個令分明是要奚落我已八九分不悅了恰又遇一個惡少穿着大紅夾襖一路搖擺賣俏看來往婦女眾人都厭惡他卻下嘉已有六七分酒意隨口誦二句道胸中多臭糞腹內少文章這不過是厭那惡少的氣習不期而念此二句那盧杞聽了錯認下嘉是有心譏諷我便勃然大怒不別眾人忿了而去說我若有一日得志誓必殺盡此輩及更席時不見了盧杞卻下嘉遍尋不獲大不過意歸時文着家人訪問寺院客寓欲親自乘馬荅拜要送程儀請酒不意杳無踪跡只得罷了怎知盧杞記恨在心晝夜發憤攻書五六年間遂成名士後來許多官吏士民受他大累

不知下嘉如何躲避話分兩頭且慢說盧杞將來今再表一個極奇的術士也是來謁下嘉的都說江西建昌府麻姑山有个丹霞洞相傳是个仙跡離洞數十丈小橋曲水有我家隱士山居内中有一人姓李名倅道號虛齋性好山水一日到吉安府永嘉縣玉笥山閑步遇一道者傳授他鑑視氣色知壽夭窮通的妙術歸家使此術小試屢試屢驗求相者擁擠不開一日在自家門首只見一人匆匆前過他一眼溜着忽然分開眾人如飛赶上將這人一抱拖住那人吃了一驚李倅却不等他開口將那人拖進門時拂椅安坐口稱太史公何來那人搖頭道兄莫錯認了小弟是落難之人如何稱為太史李倅笑道台翁道小子錯認但小子觀尊貌天庭

日月夾垣年方

舞象便當手拾芹香觀光上國雖未與鹿鳴之席亦能食廩餼之粟如今該第四次觀場了是也不是若道得是後面妙境儘多請問高姓大名那人道學生覆姓歐陽名漸字鳴鄉十三歲上進庫補廩今年二十五歲先是進場寔過三次先生之言大約有驗只是說四次觀場學生今歲府裡便不曾錄遺才又無盤費去延人情惡簿館主人見今年沒有科舉不但借貸不肯連來歲的館亦辭了昨晚心緒不佳吃了幾杯酒把學生嚴課一番反被主人大怒連館童也詆譭許多冷言淡語我想大丈夫不得志于時為鼠輩見笑况年近三旬尚未有室適纔起个短見欲向蓮花峰茅庵中去做个頭陀消遣李倅嘆道台翁之言不是有志氣的念頭據小子細觀尊容氣色滕蛇

繞于天乙貴人之上，不過六十日淹蹇，便開雲霧，以見青天。今科秋桂第一枝，非公不能攀折。此去聯捷無疑，今試為台翁卜一先天數，看有甚機會進場。就把壁上貼的詩稿信手折一字來，不覺大聲道：怪哉怪哉！數主東南方有貴人提拔，有奇遇入場發解無疑。就分付備飯款待歐陽相公，隨伸手去開那錢櫃，將半日所得之錢盡數取出，恰有十二兩之數，雙手遞與歐生，送為路費。家人擺出飯來，賓主飯罷，李偃道：試期已迫，今日尚可趕行五十里，不敢久留了。歐陽漸收了程儀，起身謝別，忙前去行四五日，已到省城。那日已是夜分時候，一時尋不出下處，他是愛潔淨的心性，又不肯招商店歇宿，暗中東走西望，見一古廟，三面牆壁俱傾，隱隱露出些燈光來。歐生便

握身入去，推那一扇小門，原不曾拴步，將進去。中間是關帝神像，兩傍是卧房東邊一小側廂做廚房，有一老道士在灶下煨火。歐生道：老師長，小生是遠來投宿的，連叫幾聲，并不答應。但見他點點頭，搖一搖手，又去指一指耳，原來是個重聽的。歐生又把投宿的話，囔與他聽，告聲相擾，也不想吃夜飯，拿盞燈兒照到左邊小房裡，却有現成草鋪，解開被套，倒身便睡。一覺睡去，忽夢見兩親走到面前，猶是貧時寒酸光景，凄然可傷。醒來想起兩親，又想年已及壯，尚未有室，雖承李老美情資助盤費來此，計場期已在三日之內，未知何由進場。遂墮下幾點淚來，不覺放聲大哭。自二鼓直哭到雞鳴，方纔住口，忽驚動了貼壁一個官員，原來這廟貼壁是個皇華館，那官員是

廣東潮州人姓馮名之吉號建菴甲辰進士生平一清如水又敢作
敢為現蒙欽召掌堂都御史馳驛進京連日被撫按請酒厭倦那晚
又是一位同年請酒飲到半夜方回因屢日勞頓正要熟睡擬明晨
起馬却被歐生哭聲聒得十分不奈煩眼也未嘗合他平日固是盛
德長者又是極燥暴的性子想是地方官不曾肅靜地方驛丞不
心致客人酗酒撒潑心內大怒天色微明便寫手批差聽事官金
方總甲驛丞等立要這個夜間哭的人到案這票一出驛丞嚇得魂
飛魄散保甲駭得胆戰心驚四面八方延門捱去一時查不出來知
縣聞知親來捕捉還喜歐生哭聲未止就有人捱察出來說是廟中
哭出來的聲音驛丞同八個公差一齊擁進廟門老道人驚得半死

歐生兀自擁衾呆坐眼睛還是紅的先是三四个人到房裡一探便
大喊道憲犯在這裡了歐生吃了一驚不知為何喚我是一個憲犯未
及開言忽見一二十人蜂攢而入一條鎖鍊套在頸脖子上拖下床來
眾人替他披衣穿褲拿到驛門此時哄動了南昌一省官員皆來候
問到館門時聽得馮公便服坐堂怒容可掬各官俱不敢傳稟未得
相見但見聽事官高唱道拿到犯人解進把歐生拿到丹墀跪下眾
人吆喝如雷馮公把案一拍道你是甚麼人敢在皇華駐節之所累
夜號啼是何道理歐生稟道生員歐陽漸是在這裡應舉的不知大
人光臨驛遞有失迴避致干天怒馮公喝問道你既是應舉生員後
日已是頭場了不去習靜養神却在這裡胡啼亂號難到哭下一個

舉人來麼歐生又稟道生員正為着場事悲傷更有一天苦况不堪
細訴馮公道也罷你既是應舉的我如今先考你一考通不通我自
有說喚左右寫五个題目來說道不須起草以點香一炷為度香完
就要交卷歐生接五題在手真个不起草不加點一揮而就及做完
交卷香尚有寸餘馮公接來一看還只道先完了一二篇及看下去
却是五篇楔牙篇如錦腸綉口不禁失聲擊節道奇才奇才站下
位來忙分付討衣冠皂靴來更服相見一霎時伴了取到裝束如新
即一般歐生要行个庭參禮尊他馮公再三不肯謙讓許久然後行
个南北立接的禮揖罷安坐歐生謙道老人在上晚未何敢抗禮
馮公道正要請教衷曲不必固遜歐生只得坐下忽見聽事官跪下

稟道門外各官齊來伺候馮公道且回他下午相見書房就取白牌
一面掛出上寫一應官員俱于下午恭謁這些官員見掛了此牌都
回衙去了且說馮公待茶罷遂分付僮酒湏臾入席飲了數杯歐生
方將一段情由及遇李倭并哭泣始末一一呈訴馮公嘆道原來是
這個緣故不難不難且開懷放飲沽發大快二人直飲到八分意息
方纔撤去酒席馮公就取牌票過來親筆寫道建昌府廩生歐陽勳
弘才巨儒仰本省些道補名送院寫完隨令南昌知府將此諭牌轉
送學道命他補送入闈知府立刻將此牌呈上學道造册補送進闈
馮公又取白金百兩與歐生為春闈之費歐生拜謝告辭馮公送出
儀門而別歐生仍回廟中只見南昌知縣已差八名皂快請歐生更

馬八名輪流供役鋪陳米菜色，完備又贈白金五十兩為日費，又進場後揭曉之時果然第一名是歐陽漸他也竟不回家，一直進京春來會試中式二甲第四名選入翰林院庶吉士不半年間居然學士之稱所以哄動了江西一省賢愚都說李倬是半仙言無不中因起他一个道號稱為玉口神是說他開口靈驗的意思一日李倬偶憐帝都必有異處要去遊遊一番歐公又頗以奇書來贈他嘗言息之部一趙帥由父與李到其哭立故未一呈指其公知真感其長回時去了且臨別公持茶羅蓋令其留酒與人飲雖了亦不飲主一面掛出上高一憲官員財于下下恭詣直以官員財財了出歌猶黑山門水各官來回刺黑公道且回山不子計員言及短則白料

第二回

遺綠林雪中逢俠

訪大盜計就成擒

蕩春情清宵熾火

窘黃堂暮夜道金

却說邵亦嘉在家無事只是交接四海的文人詞客結了詩會終日飲酒作樂一日臘月天氣下了一夜大雪天明起來亦嘉遂同幾個豪興的酒友乘馬踏雪要往山上去觀望只見三岔路口兩個大漢子倒在雪中看他眉宇又不像个賊尊忙帶住馬喚三四个家僮扶他起來已是半僵的了亦嘉遂不去看雪分付家人扶他到家中去眾人道人是冷多熱少的恐扶到家裡或有未便亦嘉大喝道胡說就是不活的難道我們心上過意得去眾人便不敢開口一步一扛



扶進門，就停住在茶所上，叫家人取乾棉衣來替兩人換去濕衣，灌下幾杯姜湯，兩人漸甦醒轉來，又灌了幾杯熱酒，俄頃之間，已能站起說話。方請進東書房來坐下，道：「恐尊躰勞頓，未敢施禮待用飯。」後奉揖罷，隨擺上酒飯來。三人分賓主坐定，然後叩問仙鄉。大號并來歷，那年長的答道：「在下是江西饒州人，姓施名弘德，指着那年幼的道，這就是犬子名紹鄉。平素往來江湖，近因京中有個朋友借去五千金，將來取討，乘便帶一、二千金紗羅綾緞等貨來，到新豐驛口泊船，還未一鼓一夥強人殺入舟中，愚父子跳落水中，逃得性命，所有貨物盡被劫去。一時又無相識可投，天又寒冷，愚父子悲哀訴與途人，有一老者見憫，送綿袍兩副，款留一飯，又說此去到京，不消五



日離此一百六十里地名集賢村，有個豪客邵大官人，是個奇俠的人，俗號喚做小孟嘗，專一扶危濟困。你如今可投奔他，不但都中去的盤費可得，連這所失之物，或者他替你用些大力，繼訪得着也未可知。因此一路來尋這個邵大官人，昨晚到得貴地，天黑了，不及訪問，欲寓客店，中見沒有行囊，不肯留宿，只得在一家門首坐了一夜。不期下了一夜大雪，凍餒交集，勉強捱得到晚，訪問邵家住處，知在月浦橋下，父子相挽，逐步尋來，走了數步，被冷風一吹，在下先自跌倒，想小犬挽扶老身不起也，自撲倒在地。久凍雪中，一時不知人事，不知恩官怎樣救得殘軀到府，請問高姓，大號下嘉微，嘆道：「你訪問的人，小弟就是那施弘德父子，慌忙倒身下拜，道：『人望風久矣。』」

今承再生之恩如何可報。下嘉忙答禮請起坐定。斟酒勸酬。席間問了路途中的閑話。忽見門公傳進一帖來。說是江西李道人拜下嘉看了名字。隨問施弘德道。兒認得貴鄉此人否。施弘德把原帖看了。嘆道。原來李虛齋也到這裡相會。下嘉道。莫不是那術士喚做玉口神麼。施弘德道。正是。下嘉忙分付請進自己到門首。拱他升堂。作揖安坐。茶罷。即請施弘德父子出來相見。李儉見了。便道。施鄉親。此時到這裡。却為甚尊相。一團愁而恐滯氣。像是失脫了貨財。連性命也像再生的一般。這是為何。一廝人俱吃了一驚。施弘德把被劫情由陳訴一番。李儉道。不妨。數日內所失貨物盡償。四月間還有萬金之獲。施弘德未敢全信。當下擺出盛席。分位坐定。觥酬交錯。直到半

夜方止。下嘉令童子秉燭引到西書房。來伏侍三人安寢。到了次早。下嘉喚齊大小家人二十人。收拾鋪陳行李。又帶了元寶二十錠。碎銀三四百兩。并綉緞禮物。隨請出兩施與李虛齋齊用過早飯。乃言曰。弟要往一處料理一事。煩三位相伴一行。三人皆道。從命。遂同上馬起身。次日。日上午巳。赶到新豐進龍城縣寓弘濟寺內。對二施道。兄且深匿寺中。不得露人眼目。遂打轎來拜縣公。先差人將名柬投進。那龍城知縣姓郁。名有道。是甲戌進士。係邵下嘉父親鄉試門生。見了名帖。即到寅賓館相接。揖罷。呈上禮單。郁公打恭致謝。叙了寒暄。茶行三獻。就問貴寓何處。下嘉道。在弘濟寺內。又說了我向套話。起身告辭。郁公隨後來回拜。少頃。差人來送許多酒米魚肉之類。又呈

上郎晚候叙的請帖到晚間卞嘉即來赴席飲酒間彼此慰問兩家宅眷起居談了許多時事看將及二鼓卞嘉道乞退從人勸有密言相告郁公分付衆人迴避單只剩賓主兩人不知卞嘉向郁公耳邊說些甚麼只見郁公道領命說完就辭回寓次日郁公升堂喚四个能幹的皂快叫做趙元李祥孫能陸漸到案前分付道京中郭太師差官在此發銀三百兩要買真松綾二百疋汝等火速領銀前去發與各舖戶限二日內將松綾交足說罷拿出六個元寶共重三百兩一張硃票付與趙元等領訖連忙到各舖戶去分派原來龍城縣止有六家紬緞舖當年值官的是獅子街口金員外家趙元等便先到金家來那金員外接着問道四兄有甚貴幹光臨小店趙元道

蒙縣主所委要買貨物李祥便開出牌包奉與金員外孫陸兩人便取出六個元寶放在桌上金員外看了硃票大吃一驚道列位牌長在上龍城縣乃是小去處雖有我家紬舖都是尋常貨物那有許多松綾煩列位稟明大爺纔好趙元還未開口那陸漸便發話道員外好不曉事官府的買賣誰敢回他有無况又是郭府發來銀兩誰人敢擔這干係今這票與銀子放在這裡等你們自去回話說罷就要出門去急得金員外沒了主意只得賠个小心道列位息怒在下一時出言唐突幸勿見罪待小弟去約齊做友來商量少不得還要畫个薄情遂叫家童去請對門葛三老來款留衆人只得坐下少頃那五家舖戶都來與四人相見訖就擺下五六盤魚肉來金員外道四

位牌長甚是簡褻聊請便飯低，向這五家舖戶道相屈五友過舍，非為別事便將硃票併元寶及差說話述了一遍，五人聽了一齊呆了，大家商議道這貨莫說二百疋就是二十疋也買不出，如今可修一封厚禮與原差求他商量一個回話方法，須臾飯已吃完，金員外取出銀十兩，央葛三老送與四個差人，要求他出個回官的題目，趙元道盛情，斷不敢領，只要金員外自去回覆官府，不要連累我們，便是盛情了，葛三老又去從六家舖戶湊成十兩，共二十兩，送與四人，四人只是不肯受，葛三老道這二十金薄意，聊代舍親們一飯之敬，權請收了，若要諸兄獨擔這担子，去回覆官府，不但諸兄不肯連小弟，也不敢開口，待明日早堂時，煩四兄一同舍親們上去回話，若稟

得說舍親再奉數金，更申一茶之敬，若稟不脫，這稟舖家現帶在下，面諒這干係，不單是四兄擔錯了，倘有所累，另當重，奉賠個禮意，四兄以為何如，四人聽了這話，只得允諾，收了銀子，一拱別去，明日早四個公人帶了六家舖戶進縣來，只見大尹問道，綾子買到了麼，趙元上前稟道，蒙老爺批委收買綾子，但本縣是個小去處，出不得好貨，這松綾是第一等細貨，買的賣的，從沒有在外縣交易，現今六家舖戶都拘在此，叩見老爺，只見大尹大怒，喝道，你這奴才不曉事，想是受了各家的賄賂，敢替他來回話，便丟下二十四枝籤來，每人各打三十兩，傍皂隸吆喝一聲，一齊行杖，四人俱打得皮開血出，打完就叫值年的舖戶上來答話，金員外嚇得魂不附體，跪上來，都公

道我問你松綾每疋價值多少金員外稟曰松綾價貴每疋寔價二兩五錢郁公道也罷你們只道官府要討舖戶便宜互推沒有我如今再添二百兩與你們限各舖戶三日內繳足疋數還有重賞若遲一日每人重責五十枷號百日又叫四個公人道今再限你三日都要買齊若遲一日解你們致郭府去少不得是遠站軍徒那四人嚇得戰兢兢叩頭出來你看我看看你十個人都悶悶回家單說陸漸到家他妻子接着見丈夫這樣光景忙來扶他眠在床上口裡喃喃的罵那遭瘟的郭府連累丈夫受此重刑就去燒水盪酒忽見他第三个兄弟王小三來探望姐夫原來這王小三酷好吃酒若把盃在手便是天大事也都丟開不管因此人叫他王酒鬼生平不務生理

專一賭博又會說新聞探聞事憑你人家被窩裡事情他也會緝訪在肚裡是日走到陸漸面前叫聲姐夫受累了我阿舅的特來探望但不知為何事被責陸漸便把大尹賈松綾被責情由一一說了王小三道如何喚做松綾何故買不出陸漸道松綾出在松江府紬身最重花樣新奇與常貨不同每疋價錢比杭湖的多四五錢我們這小去處紬客不肯販來只為人不肯出價錢所以各店都沒有除非鄉宦人家或者有買在家也未可知但是就有却也沒這許多如今這樣官府教我如何處置王小三道姐夫且寬心待我各處訪問或者有人買來也不可料說罷便要去陸漸留住道你且吃了飯去我還有話對你說只見他姐一提一大壺酒拿些便菜對兄弟道你

開懷自斟自飲我去煮飯來吃當下小三拿起壺來吃了个流星赶月轉眼之間早已吃得瓶之罄矣起身對陸漸道姐夫我飯不吃了且別去明日再來相望只見陸漸去兜肚裡摸出二兩一錠銀子來遞與小三道這是我昨日與夥計分的你可拿去做个小賭本待訪得有此影响那時還要大送的送你个賭本小三推開道你我至親怎麼誦起這客話來起身要走陸漸叫渾家將這銀子納他袖中小三推辭不得只得袖了銀子走在路上自言自語若得那一處訪出這貨的時節倒是一天好富貴忽然想起五日前曾見李阿壽曾有疋花綾拿在周染青店內要染甚顏色我在那裡小解曾聽得染青師父洪仰泉說好疋生活是龍城縣裡少有的我如今去尋這小

厮問他何處買來或者有个消息也未可知算計已定就走到李阿壽門首適遇阿壽正走出門見了小三問道三叔為何在此小三道我正要問你小哥小弟有个做親今歲初週花甲要買一疋好綾子送他做道袍穿前日走過了幾家綉舖都不十分像意偶然想起前日曾見小哥拿一疋花綾在染店上要染甚顏色說是上等貨物不知小哥何處買來乞為指示小弟也要買一疋阿壽見他問這句話滿臉通紅對答不出停了一會說我沒有此物小三是个乖人便不再問隨機說道想是我問錯了回身就走心內暗想我前日親眼看見為何他說沒有我今走到染店裡問這綾子下落然後再來指寔問他看他如何答應遂走染店門首總上得堦染主人問道三官

人有甚生活，作成小店。小三道我前日央李阿壽拿一疋花綾來，染我想不曾晒得花押，因此特來花押。周樂青嘆道：「三官何必多慮，小店再沒有差悞。昨日趙大爺府中要嫁小姐，送三十疋細縵來，染內有十疋綾，與你一疋是一般的。如今正要下缸，小三故意失驚道：「不信他的綾，與我無異。可借我一看。」老周就向櫃內拿出十疋來，與小三看。小三提起一看，真個厚實，緊細花樣，與眾不同。每疋角上，有瓜子大一個小葫蘆式圖畫，打在上面。小三稱贊道：「真個好貨，你試拿出我一疋來比一比。」老周又向櫃中取那一疋，遞與小三。小三把兩頭一看，角上圖畫與那十疋無異。遂嘆道：「果真與我的一般。」若李阿壽獨自來取，你可對他說我親來說過了。須要三面來取，不可

有悞。染青道：「三官分付過，誰敢胡亂與他？自然要等尊駕來取。」小三遂別了店主，一路一想阿壽這一疋如何與那十疋無異，方纔我問他，臉都紅，且又白賴得慌，必是趙老官好男風，與這小廝的正在思想之時，恰從東巷遇着阿壽出來。剛打個烙面，小三假做不見，讓他過去。暗想這小廝一定到染店裡去。我且悄悄隨他，看他說甚麼話。我好當面捉他破綻，不要帶這綾子。是何樣的來頭，且騙他一騙，打稿已定，跟他行來。果然阿壽走進染店，未知阿壽說出甚話。要知李阿壽為何有一疋松綾說起來，又是一段好笑的事。原來阿壽隔壁有人姚鬍子，綽號飛天夜叉，生得一身好膂力，弄得兩把好板斧，專一結交好漢，做無本的生意。靠本縣一個鄉宦做了富家打劫

三
往來客商凡有所得便與鄉宦并好漢八刀地方明曉得這人來
歷却奈這鄉宦不過不敢惹他只好一年抽他些孝敬的常規罷了
故此姚鬍子起了小小家業只是有件毛病愛的是六塊骨頭終日
住在賭場他渾家是張待詔的女兒張一姐年紀二十一歲頗有姿
色做親雖是四個年頭若說枕席上的歡娛一年不得幾遭隔壁李
阿壽只有一个老母年已六十餘歲一貧微骨自十二歲上替姚家
買炭買西得他一碗兩碗過日老娘也常替他燒火做飯這一姐每
日替阿壽梳个光頭若是偶然一夜思着丈夫便央他到賭場尋覓
姚鬍子有時被尋不過十次也回來一兩次有時騙他先回依舊賭
場過夜如此已非一日不幾年間阿壽年已十五却自長得唇紅齒

白嬌媚動人張一姐常與他戲耍心裡却有三分情動只因他是
个娃子家恐未曾曉得此味所以不着意去勾引他一日是八月十
二日晚間對門霍家娶媳婦張氏同阿壽母子三人立在門前探望
這阿壽母親是老人家不耐久立先自過去關門睡了單子是他兩
个相伴及霍家新人轎已進門過了張氏因他家熱鬧肚裡遂熬不
得冷靜起來就央阿壽到賭場尋丈夫阿壽笑道我曉得大娘今夜
要像那對門的成双作對了張氏帶笑罵道小油嘴誰與你取笑阿
壽亦笑提了燈籠就走張氏來到厨下把一壺酒盪熱又將幾個鴨
蛋煮熟想霍家新婦新郎此時好不有趣又想丈夫回來同睡一夜
取樂光景比霍家更覺有趣遂出去探望一回進來坐一回竟是熱

石止螞蟻一般等了一更聽見叩門忙出來開只見一人沒有兩人
急得喉中火出發狹問道你叔呢阿壽笑道叔後面來了我先
走來報喜張氏方綻笑起來關上門走到房裡將被窩鋪好想衾枕
上的情趣只見阿壽袖裡摸出一吊錢來擲在檯上一聲响道大娘
收了這錢叔因兩夜輸了十兩銀子要復本錢今晚不及歸來了
明日恐怕家中要買小菜叫我拿來我今要去睡了却把張氏一天
虛喜丟在大海去了便半咲罵道小油嘴誰與你調嘴弄舌將手要
打阿壽阿壽閃開張氏道今夜叔不歸罰你陪我冷坐一夜你且
替我鍋子裡取那一壺熱酒來敬我三杯方可饒你阿壽便往厨下
取酒張氏也隨他取了鴨蛋并兩双筋子兩個盃鬼方笑嘻嘻走到

房裡來叫阿壽對面坐定斟起酒來你一盃我一盃連飲數盃酒引
得張氏春心按納不住看阿壽臉上帶些酒意比前更覺可愛暗想
我那老殺才不歸若得這小冤家消我慾火也是好的一霎時心猿
意馬拴束不定便走到阿壽身邊並肩坐下問道壽哥你道對門霍
家新郎新婦如今在那裡做甚麼事你眼熱也不熱阿壽漲紅了臉
道大娘好笑我那裡曉得這樣事張氏笑罵道賊油嘴大凡人到十
三四歲便曉得這事情你今年十五歲了還要在裁面前說假話該
罰你一大碗遂斟一碗酒要他吃阿壽哀告道我實未曾曉得且我
量淺如何吃得這碗酒張氏便把右手去勾了他的肩膀左手拿酒
自己先呷了一口要他吃阿壽只得皺了眉也呷一口其餘張氏一

口吃完此時阿壽有八分醉意起身要走被張氏双手抱住坐在牀上說道你若歸去睡依我吃得三大碗便放你回去阿壽道莫說三大碗就是一滴也吃不下寧可打我幾下張氏道我今酒也怨你打也饒你只是今夜同我在被窩裡不冷睡便罷遂將燈吹滅阿壽道黑洞洞的叫我如何回去張氏道我今夜是怕冷要你同我睡了就跑到床邊替他解衣服阿壽至此身不由主任他脫得精光推在床上然後張氏自脫淨了上床來將手遍身摩弄嚇得阿壽縮做一團張氏笑道痴乖我和你鬪何妨便双手抱到肚皮上伏好又伸手去下邊捻他那話兒已是硬邦邦的了慌忙插入牀中引得阿壽春心亦熾下邊展動起來好一陣熱鬧怎見得

一个是空閨少婦渴想雲情一个是曠室兒郎不知何意揭香腮喚我聲妙人兒接其腰應我句親垂肉道不出恣情戀採說不盡着意抽添

兩下直狂到五更方罷弄得張氏魂不附躰相偎相抱道小冤家不想你小年紀倒這樣妙人明晚頭早過來伴我從此以後兩個如膠似漆常把丈夫拿來的物私與阿壽一日姚鬍子同眾人打劫施家綉緞共有一千多疋一半是松綾趙太守獨分四分姚鬍子八人共分六分每人分了七十餘疋晚上拿到家來張氏就把一疋私與阿壽做件綿袄故阿壽送到染店裡不期今日這王酒鬼問起嚇了一嚇雖是賴過了又恐酒鬼私到染店問起露出馬脚故急急走

到染店問道我前日一疋花綾你染就了麼若是未染可拿還我周
染青道李小官這綾子方纔那酒鬼王三官來分付說是他的不可
與別人拿去阿壽聽了便嚷道胡說你開店的好沒分曉前日是我
親手拿交與你如何今日說甚麼王酒鬼來話尚未完忽見王小三
走進店來叫李阿壽你莫亂道我老王自在這裡遂向周染青道你
且把這綾子拿出來三面交還我兩個自有話說省得連累你費嘴
這王小三是个潑皮人、怕他的那老周聽說就取綾子出來道你
兩人當面在此綾子是他的你的我却不管你們拿去分割則个纔
把那綾放在櫃上被小三扯住袖在袖裡竟自出門阿壽跟他出來
過半條街勉強說道三叔想是怪我方纔言語不是你怨我年少不

曉事今拿還我我買一壺酒賠禮罷王小三怒道誰要貪嘴你方纔
說沒有這綾子今敢來問我取討你若再言我奉你幾个老拳出我
胸中的悶氣那阿壽怕他無賴又兼這綾有些毛病恐弄出事來沒
奈何只得讓他拿去那酒鬼拿了這綾一直走到陸漸家裡來把阿
壽一段情由說了又道趙太守也有十疋現在周染青店內說罷袖
裡取出綾子來陸漸同王氏看了喝采道真正好東西怪不得大爺
要買去奉承郭府又與小三到三个夥計家請他們來商量不一時
三个夥計都到陸漸便把托小三尋來一疋并趙衙十疋緣由一
說了三人道明日早堂先拿這一疋去稟明官府等官府討那染店
十疋來看就拿个名帖去趙衙問他那裡買的商量已定次日午堂

四人齊到衙門前恰好郁公送卞嘉出來見四個人。在傍便問道：綾子有了麼？四人跪下道：李阿壽有一疋拿來，又趙鄉宦有一疋，現在藥房話未稟完，郁公喝道：胡說！你自去多方買來，便了。怎麼將這言語回我？倒是卞嘉叫差人拿這疋綾子來看。差人捧上來，卞嘉兩頭看了字號，便附耳對郁公說：如此如此。郁公點頭，就出硃票，叫皂隸到藥店取那疋花綾，來回話。皂隸去了，卞嘉却不回寓，從新退轉後堂。少頃，差人取了疋綾，到後堂繳進。郁公同卞嘉驗明兩頭字號，却與那一疋是一樣的。隨分付禮房寫個通家晚生的名帖，差人去致意趙爺，動問他這綾子可有處買。要求他轉買百疋，情願厚價奉。上過一時，差人同趙衙一個管家捧一緞盒，走入衙來。差人將

名帖呈上是通家侍生趙言拜。管家趙能跪下稟道：老爺下問家爺這綾子家爺多拜上說，舊歲因家小姐出閣，差人往松江府買三十疋，裁用過了。疋今小相公舉姻，所以染這疋來在店上家下還存十疋。聞老爺要用，家爺特差小的送來。郁公道：多謝你老爺厚意。容日面謝，發回東帖，稍能叩頭說曉得。自回去了。郁公較開這疋疋一看，却與那一疋是一樣的。印記心中，已自明白。卞嘉對郁公說：且悄悄拿前一疋的小廝來，根究他的來歷。這事便有下落，但要分付差人委曲喚那孩子來，不要驚地方。恐走漏了消息。郁公道：領教就喚快手陸漸進來，分付去拿李阿壽不許一刻擔閣。可委曲喚他來，不許驚動地方。陸漸領了簽，正出縣門，遇見王小三陸漸密告小

三小三就同陸漸走出東門來恰好阿壽買一包束糕在前面走小
三遠了向他一指道前面那个穿藍布棉袄的就是那人陸漸連忙
赶上把他肩膀一拍道壽哥那裡來阿壽回頭一看却不認得陸漸
道壽哥前面一位朋友要送還你一件東西他說你的物當五錢銀
子買酒吃今要遠出特着小弟請你去當面認得了店日後你自己
好去取贖阿壽聽了疑是小三因問道貴友可是姓王的陸漸道正
是姓王的阿壽便不疑心同他轉來行到縣門前只見那人摸出一
根板籤來的阿壽道大爺請你說話且同我進去嚇得那孩子目睜
口呆脚也移不動被陸漸拖進縣門直到後堂邵卡嘉見差人帶个
孩子進來曉得是那件事便喚那孩子到身邊來阿壽跪下磕頭邵

卡嘉叫他起來見他生得有些顏色暗想這小廝有此綾子不是
愛他前面的定是愛他後面的若不是這高項來頭倘然是他父母
打劫來的連這小廝都不能乾淨了待我先問他條細遂命差人出
去不許閑人進來緊閉了門叫阿壽近前低聲問道你這足綾子後
何處來透纜有人告你是殺人大盜這綾子便是贓証倘大爺要打
起來我者你小三年紀如何受得刑具眼見是性命難保不如今趁
官府未出來你把這綾子來處的根由細說與我聽一字不許隱
瞞我就大爺討个方便你若不吐真情少停公堂之上就欲救你也
無用處了阿壽聽了兩淚交流只得把姚鬍子渾家一段情由細細
說出卡嘉心上已是了然就問姚鬍子還有紬緞在家麼阿壽道尚

有藏在閣板上黑漆箱內又問姚鬍子平日往來的人你个上認得他姓名麼阿壽便將个上姓名念出个上嘉取幅白紙將姓名記了摺在袖裡又問這班人可一時尋得着麼阿壽道俱在賭場中賭錢平時一人有事眾人齊到料理个上嘉道你个上寔說待處置了強盜後日我還要照顧你阿壽磕頭拜謝道得老爺救拔小的感恩不淺但她鬍子的妻子小的受他大恩求老爺一發看領他更好个上嘉嘆道得要得隴望蜀不說罷郁公步出後堂阿壽退立一邊个上嘉將阿壽情由述與郁公又将个上大盜的名字遞與郁公遂附耳說目今可如此如此郁公笑道妙算妙算弟出堂料理即傳鼓升堂郁公批一硃票即拿三條街失節婦人張氏係姚太妻立刻赴縣票後又批一筆

道其夫無涉不必干累差人如飛拿張氏正立在門首盼望阿壽買糕回來忽見差人擁入手執硃票說道大爺有請不由分說左右扶了兩臂就走張氏叫喊鄰人央他寄信丈夫差人道官府分付與他丈夫不相干涉不必喚他倏忽之間早已到縣差人解送郁公喝帶過一邊簽押完了聽審却說姚鬍子這一班正在賭場中賭得高興忽然沸个上洋个上有人傳說縣裡在三條街拿个上少年婦女說是為着奸情事大家去看一看姚鬍子聽了有些錯愕的意思忽見他隔壁安老官走來道姚大官你家娘子被大爺出个上硃票來拿去了姚鬍子大驚問道你曾看見票上是甚言語安老官道票是我親眼看見寫失節婦人張氏後又寫與丈夫無涉不許个上累姚鬍子暗想

失節婦分明是偷漢了與丈夫無涉想我是無罪了連忙把錢收起
 飛跑到縣這些兄弟見姚大妻子有事個個隨後跟來到得縣前見
 眾人擁擠不關要看大爺審個奸情但是畏懼郁公堂規清肅不敢
 十分擁逼只見姚大一班七八個自恃掛名在趙衙裡兼討得一個
 圖書名帖來遂擁進儀門郁公在堂上遠處看得明白便叫快手下
 堂來問方纔進來是甚麼人下來查問姚大一班應道我們都
 是趙太爺府裡家老爺因大爺拿他家人姚大的妻子來就差他文
 夫拿個名帖同我們往這裡探望差人上堂將此話稟明郁公郁公
 道既是這等可喚眾人上來看個真假差人就喚眾人上堂一齊跪
 下將名帖呈上郁公看了名帖說道你老爺向日曾對我說他有十

二個得力家人恐有棍徒冒名來稟事的寫一個名單送在這裡你
 們可一報名來以辨真假那八個人便齊聲唱名報上來

- 姚大
- 黃魁
- 李小二
- 翁及能
- 賈常
- 王阿任
- 周滿
- 杜孝

眾人報名已畢郁公喚出李阿壽來問道下面八個人可是你請的
 八個名字麼阿壽稟道正是此八人郁公便叫拿出趙府送來的松
 綾放在桌上道你這大胆的強盜前日新豐驛打劫江西客人三千
 銀子細緞又殺他的家人今告在我台下方纔趙太爺來說是你這
 班奴才借他名色在外打劫今許多綾緞藏在何處好招來免受
 重刑眾人面面相覷解說不出見那賍物又在上不面不敢強辯只是

印頭求饒。那公就點三十名民壯，二十名皂快，到各家去搜出贓物。項與箱籠扛滿一堂，打開看時，俱是黃白之物。檢出那紬緞，止有六百餘疋，却不見了四百之數。那公喝令行刑八人，齊稟道：「老爺不須動刑犯人，直供就是前日新豐驛打劫客貨結緞，共一千多疋，拜匣一隻，白銀一百七十兩，約票一紙，砍傷男子一名，其紬疋作十分均分。家主趙太爺得四分，其餘六分，乃我等八人均分。所少四百疋，是存趙太爺處。那公命書吏錄了口詞，仍點齊民壯皂快，親身到趙府來，一齊進門。趙知府公服出迎，作揖罷。那公道：「學生有句得罪話，請這紬拿得打劫江西客人一班殺人，大盜皆係老先生之僕，贓物現在供詞已錄，但失單上尚少紬緞四百餘疋。據眾盜說，俱寄在老先

生貴處。前日承惠那十疋，就是贓內之物。故本縣躬自來領餘贓，說罷，竟喝令眾人打開屏門，挽了趙老的手，步入中堂，直抵內室。那公對趙老道：「所言之物，學生若命衙役進內，不惟得罪老先生，及恐別有所失。不若老先生自己照數點出來，付與學生，深為兩便。」此時趙老驚得沒有主意，眼見那公這樣光景，料想遮藏不過，只得喚了髮婦女們，將那紗羅綾緞一齊進出。那公命捆束明白，叫手下扛出來。趙老送那公到門前，上轎。那公拱手說：「聲得罪，如飛回縣，又出飛票，拿賊首鄉官趙言到案。趙言見票，即將管家趙能代解。霎時間，趙能拿到那公對他道：「你老爺是朝廷命官，如何還去為盜？我今尚未便案問，且待奏疏上去，請命過了，再處便喚施客驗訖贓物，見紬緞機

頭上俱有豫章世德四字圖書記號其所存碎銀與那五千兩借券
郁公盡叫領去其餘各盜積年打劫所蓄金珠寶玩約有五千餘金
俱籍沒入官趙能同各盜皆責四十板收監李阿壽并張氏討保釋
歸却說趙知府見牌票上言語并對趙能的聲口來得利害甚是不
安要與郁公通个關節又無人敢向他說話聞得邵公子與郁公相
好就來窺求卜嘉轉求郁公情願送五千金與郁公另二千五百兩
與卜嘉卜嘉被求不己只得入縣去見郁公去了半日方纔出來趙
老忙問道所言之事何如卜嘉搖首道不濟他明日就要據寔申奏
朝廷卜弟私袖他本稿出來與老先生一觀遂將本稿遞與趙老趙
老接來一觀只見上寫道

知龍城縣事臣郁有道謹奏為靈國害民亟請天誅以肅官方事
臣某蒞任龍城惟以安民緝盜為務因有前任廣西桂林府知府
趙言身列仕宦行同虺蜴晝則橫行鄉里奪民脂膏夜則標掠江
湖網羅商賈今于某月某日劫掠江西緬客施弘德于新豐驛地
方殺入舟中砍死家人某等搶奪貨物共計三千餘金臣捕獲大
盜姚大等八人供稱趙言為首其贓物盡從言家追出洵冠裳大
慶而國法所不容也但言官居四品區區不敢擅勘問謹此奏疏天
顏恭候雷霆下命臣不勝仰待之至

趙老看完駭得五內崩裂三魂飄蕩只得哀求邵卜嘉道老朽殘生
全仗台兄救援暫別片刻今晚還有話來商量遂急回家領箱倒

籠把生平刻剝來的貨財并自己祖遺家私湊足萬金叫家人扛了
又備一桌盛酒仍舊到卞嘉寓所來酒至三盃喝退眾人促膝對卞
嘉道老朽一時失算被這些奴才誤了今竭生平所蓄湊足萬金之
數一惟台翁笑納只求郁公這本不上出脫老朽便是再生之恩了
說罷掉下幾點淚來卞嘉應允吃酒到雞鳴趙老方纔回去次日卞
嘉入縣見郁公把趙老之事一一說了郁公嘆道此老一生積累一
旦與了他人也處得他瘦了這數千金供世兒幾年之費弟自出他
的罪便了卞嘉辭謝出來見趙老已在寓所等候卞嘉道郁公批的
異常再三言之方纔應允趙老聽了拜謝卞嘉回去不題郁公將這
八人申詳上司回文下來道既是殺人太盜盡皆處死姚大之妻張

氏卞嘉着人拿十二兩官價當堂買去就喚李阿壽來對他道趙衙
因你受累定不肯干休恐怕我起身去後你的性命難保我憐你年
幼有心照顧你可悄悄領你母親來我替你收得情人在此索性與
你配合完你三點精意可同我回家過話阿壽千恩萬謝母子三人
一同相隨第二日卞嘉辭卞郁公同李虛齋施弘德父子四人一齊
歡喜歸家這龍城縣百姓因郁公處了那趙知府人稱快欲知後
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且說那李虛齋施弘德父子要進京法三人同來拜別卞嘉各
 贈了程儀送出郊外約來秋入京相會如此方別那李施三人不三
 四日間已到都門見山川秀麗風俗古朴素真乃帝王建都之地不上
 三月施弘德的貨已賣完了算計賬目足費五千之數那五千借賬
 亦已討清便帶了萬金回豫章去此正應了李儻初鬼時的言語了
 且說那李虛齋施弘德父子要進京法三人同來拜別卞嘉各
 贈了程儀送出郊外約來秋入京相會如此方別那李施三人不三
 四日間已到都門見山川秀麗風俗古朴素真乃帝王建都之地不上
 三月施弘德的貨已賣完了算計賬目足費五千之數那五千借賬
 亦已討清便帶了萬金回豫章去此正應了李儻初鬼時的言語了

第三回

奇道人半杯熄燭

藍面鬼一網摧賢

全友誼太守棄官

避奸鋒英雄過舊

却說卞嘉回到家中入內見了陸氏及兒子天節將龍城縣設計
 破盜緣由述了一遍大家稱快詩酒朋友皆來問候一連吃了三日
 酒第四日李虛齋施弘德父子要進京法三人同來拜別卞嘉各
 贈了程儀送出郊外約來秋入京相會如此方別那李施三人不三
 四日間已到都門見山川秀麗風俗古朴素真乃帝王建都之地不上
 三月施弘德的貨已賣完了算計賬目足費五千之數那五千借賬
 亦已討清便帶了萬金回豫章去此正應了李儻初鬼時的言語了

却說李虛齋當日同二人進京，便尋到歐陽漸下處，將名帖投進。那管門的見沒有包兒，不肯傳稟，反把李虛齋唐突。次日李虛齋又來到寓所，望見歐公乘馬回寓，來到近前，李虛齋叫道：「歐陽公道人在此相候，久了。」歐公見了，連忙滾鞍下馬，喜得滿面堆笑，道：「恩兄今日纔來，遂相挽到裡面，奉揖罷。」嚇得那管門的方纔把他的名柬呈上。歐公作色道：「既是昨日李相公有柬，怎麼到今日纔把帖子來稟？你這大胆悞事，該重責三十。」這管門的駭得魂飛天外。歐公與李虛齋分賓主坐定，歐公方問：「何日起程至此？」李虛齋把一路日期遇着邵下嘉為施弘德做一番事情細述一遍。歐公鼓掌叫絕道：「天下有邵下嘉這樣奇俠之士，幾時得識他一面，以滿我大願。」李虛

齋道：「他約來秋進京，相訪歐公，喜有相會。」期遂入席飲酒。歐公又把別後遇着馮公前後的事也述一遍。是夜就在歐公衙內宿了。至明晨下得床來，只見管門長班姓段的來跪在廝上，連叩頭道：「我老奴有眼不識泰山，昨日傳達了李爺的帖子，恐怕今日老爺難為小的，要求李爺方便一聲。」李虛齋叫他起來，那長班又磕個頭，方爬起來。李虛齋道：「老爺處你，我自然與你方便。但是我相你三日之內，倘有大災非人力可救，今晚黃昏時候，先有虛驚，雖不傷人，也要損兩件器皿。那長班不曉得李老靈驗，口裡雖答應，心內未肯全信。唯的自出去了。」少頃，歐公出來，李虛齋把長班有災的話說了。歐公道：「既此人有災，須求虛翁救他。」一救，虛齋道：「吾見此老口雖答應，心內

還未肯信從今晚有驗明日自來求我那時救他未遲却說那長班因李虛齋早間的話也有三分不樂臨晚回家買了一壺酒同妻兒正在吃夜飯忽聽一聲响夫妻大驚移灯去看却是灶前屋一根椽朽折適瓦跌下來把一隻吊桶一隻水缸打个粉碎方信李老之言疑他是个神仙及至天明走入衙內見了李老連忙跪下把夜間之事說了又問明日有甚災殃要求仙翁救命連三叩頭虛齋叫他起來道你不要心慌今晚可虔心齋戒明日黃昏時分到我這裡來我自然有策救你過了一日歐公因馮迪蒼來答拜李虛齋脩酒留他三人方纔入席那段長班直到虛齋坐邊叩頭求救李虛齋將面前一杯酒口中念此甚麼又將左指在酒面上畫了幾畫向段長班耳

邊說了幾句便把這杯酒與他拿去馮公見這舉動便問道是甚麼緣故李虛齋道天機不可預洩稍停兩個時辰便見分曉馮公亦不再問且自飲酒將及二鼓忽聞外邊喧嚷歐公問是何事家人進來稟道是絲線街人家火起歐公失驚道絲線街就是段長班的所在虛老之言驗矣可速往救也是陰陽虛齋笑道且停一刻自見明白少頃雷電頓起大雨傾注下了一个明辰方止忽見段長班來拜謝李虛齋你道他為何來謝原來段長班領這杯酒去依李虛齋的言語當夜不脫衣服坐在屋裡點三炷香供那酒在桌上守到二更將盡忽聞間壁爆烈之聲四面叫喊救火連天不絕他便捧這杯酒到庭心向東南方誦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將酒望空一潑可煞作

怪霎時烏雲四起雷雨交作此時火勢甚猛被這兩衝得有氣無力連間壁的房子也止燒得一間那火便熄了只聞得遍地酒氣知這兩是虛齋請來救他所以前來拜謝馮歐二公聞知此事無不駭異長安城內都說歐陽學士有个仙人在家官員士庶來拜見的推擠不開到明年七月卽卞嘉父子進京來應試原來卞嘉之子小名天節諱十州字有二博通六經綜貫百家十二歲已入泮宮今年十五歲正屬賓興之秋父子兩個來京就試入了都門未曾覓寓先到郭府此時汾陽王郭子儀年已八十三歲日擁一般歌童舞女逍遙歲月聞卞嘉來拜即忙出迎就叙了許多寒暄隨即差人送至章敬寺作寓次日卞嘉父子來拜李虛齋門役傳進兩個柬帖一个教弟卞

玉一个春姪卞十州歐公便問此是何人虛齋道是貧道說的卞嘉這寫春姪的就是他令卽歐公遂請進相見言論投機留飲終日方散次日虛齋到章敬寺答拜卞嘉也留他酒飯直到晚上虛齋令從人出語卞嘉道弟觀賢喬梓氣色令卽當魁一省却因這顯名上起了一个大禍數應抄家滅族若能父子分離潛身五六千里外方能免禍至十六年骨肉完聚令卽富貴非常那時三代榮華且有一段奇々怪々的姻緣待揭榜後自當水陸兼程高道矣小弟亦有一件是非幾有喪身之禍又連累兩位大臣休官削職這是事之前定說不得了此言不可漏洩有干天譴道罷辭去到八月初旬貢院收拾齊整三場考完到揭曉之日卞十州竟中了解元及赴鹿鳴宴時

座師房師及許多人等見解元垂髫還是童子兼又生得清秀風流莫不暗稱奇宴罷回寓拜了父親卞嘉一時憂喜交集你道為何他生平極重李虛齋的術數前月對他說的一席話今日十州果中解元是應了當魁一省之言又說因此生出患難一家拆散要骨肉完聚必待十六年後所以一喜一憂不能暢懷是晚郭令公歐陽漸李虛齋皆送酒到寺稱賀一晚熱鬧自不必說席散各人皆去只有李虛齋未去虛齋道貧道獨後去者無他言今日此來一則恭賀令嗣二則與兄踐行愚言在前月之夕不必再瀆目今大難臨身到明早必不見容速歸貴府即日丟棄家園遠避到了中途就有不測之禍但須骨肉分離自然逢險而安茲有錦囊四封倘逢患難之處可開一封觀之自有解救三日後貧道也避厄出都途次或獲一晤未可知也說罷墮淚而別是夜卞嘉收拾起身趕回家去喚齊家人每人賞銀二十兩叫他遠去生理租田八千畝交與本處菴院托他收租以濟孤貧自己車裝兩車細軟兩個家人四個婦女當時李阿壽夫婦抵死號哭要跟家主連夜趨行走出潼關向山東去了不題且說李虛齋別了卞嘉回到署中對歐公道弟有一件大是非恐不利于台翁明日即便遷寓到郇兄處去到了次日告辭遷寓看官聽說你道虛齋所言的是非從何而起却起在郇十州的主考楊炎身上原來這場平章取了卞解元年少才高又是世家心中大喜連序齒錄都分付梓人刊刻裝釘齊整送與同寅同袍當時送到一位

新授同平章事的官員那平章事的是誰就是當初未遇時來謁邵
下嘉笑殺衆人他没趣跑去的鬼臉盧杞便是盧杞自那年懷恨在
心發憤讀書得授魏科三四年間遂君顯職德宗因他有口才心常
愛他用以為相楊炎因輕杞無學每托疾不與會食杞甚恨之今日
看見送一本解元殊卷有齒錄寫第一名邵十州父邵玉係廩膳
生祖邵弘吏部左侍郎具慶下猛然想起前事不覺大怒罵道這該
死的奴才倒有這樣好兒子萬一他連科起來我要出這口氣便繁
難了不如趁早下手為強千思萬想沒个緣由猛然想起都中有个
道人李偓人稱他是半仙如今藩鎮紛亂反亂我就在此人身上生
出波瀾動个本兒說他妖言惑衆與邵玉朋党潛住京師為外藩耳

目共謀不軌况邵十州係我仇人楊炎門生皇上方與炎有隙吾今
逢上之意奏炎有異志交結左道可不一網打盡算計已定寫成本
章五鼓奏上果大怒批下旨來楊炎賤為崖州司馬邵玉李偓等
發鎮撫司嚴究旨下錦衣衛官同一班從役來見盧杞討个詳細遂
往章敬寺來拿方進寺門忽然狂風大作甚是利害但見山崩嶺裂
石走沙飛陰雲密布伸手不辨五指自辰時亂起直至雞鳴方息把
這十六个校尉在黑暗裡凍餓一書夜手脚麻木動憚不得黎明風
定走入方丈尋到寓所房門大開并無一人問衆僧時俱說邵下嘉
父子往五台山進香已去了數日李道人昨夜好好的在房裡燒香
打坐不知怎麼樣不見了莫不是他曉得未來之事借此惡風遁去

了大家委決不下眾人只得帶了寺僧回覆盧杞盧杞怒道這一發是妖人了又具本覆奏遂移文各處画影圖形要拿李堡又令一般錦衣衛飛騎到集賢村捉郤玉父子限三日往返錦衣衛星夜飛奔一日夜已到郤家門首見門封鎖壁上貼一張曉諭上寫道
集賢村郤府示其志甘泉石性好空門今同子眷往五台山修行凡爾家人各散營業所有租田盡捨寺院爾等毋得仍居宅內此諭

那錦衣衛官看了各一面相觀無可奈何只得拿了鄉鄰保甲地方進京回話盧杞見个都獲不着把差官下獄株連了許多無辜的人行文書到四方州縣嚴緝務在必獲後來因郤卞嘉一人推毛

求疵凡與往來者如學士歐公都御史馮公皆華職回鄉欲知卞嘉此去十餘日已到山東地方此處漸有水路免得車馬之勞不半個月已到淮南地方這知府姓樂名為善字與人壬戌會魁福建寧人是卞嘉八拜的盟兄是日拜客回來轎從吊橋上過往下一看見船頭上好像郤盟弟即差人去問那船可是長安集賢村郤相公麼卞嘉也正看橋上轎內是樂與人要轉入船畔他已差人來問只得答應道是差人忙去回覆樂知府便回轎到船上來拜卞嘉率十州相迎到艙中坐下即問卞嘉何故挈家遠來卞嘉因外邊耳目衆多移椅促膝低聲將李虛齋一番話述了一遍樂公搖首稱奇就說晚刻專屈到敝署領教卞嘉再三苦辭樂公定要留宿一宵卞嘉推

却不過只得許了樂公回府不多時差人請卞嘉父子赴席當晚一飲達旦卞嘉正欲告別忽聞外邊傳柳亂敲報京中有緊急公文投遞忙接進來遞與樂公樂公拆開一看上寫道

刑部尚書劉為移文知會奉旨嚴緝左道惑民事據平章事盧所奏逃犯三名一李倭係妖道江西建昌人一邵玉係廬膳生員本京集賢村人一邵十州係新科解元即邵玉之子三犯俱于八月廿八日逃奔出境此乃欽犯務在必獲為此文移天下凡州郡關津營汛細加盤詰拿住之日星夜解京倘有容留并縱逃者罪同本犯例斬頭及移文者

樂公看畢駭得目瞪口呆半晌做聲不出卞嘉不知就裡問道樂盟兄有甚利害事情如此動神樂公竭退從人把那角文書遞與卞嘉看了篤得如泥塑一般却與十州疑揣道我平日從沒有个姓盧的冤家就是父親居官四十年也未曾有冤人姓盧的想了一會猛然想着前日做撲蝶會日有个姓盧的來拜被眾人笑他貌醜他不終席而去必是此人無疑了樂公連嘆幾聲竟躡進私宅裡去十州道父親不必驚慌前日李虛齋付我四个救急的封兒在此今日正是第一件難處的大事何不拆一封來看看忙向腰間解開汗巾取一封拆開一看却是寸許長一幅素箋上寫道

樂公能為兄作梅福

登舟可速至焦山

卞嘉看完暗自驚駭道李虛老如何就曉得有樂公了正在沉吟之

際樂公渡出後堂衣見左右無人對下嘉道今日之事甚是難處全
喬梓則禍在弟為弟計則慮及兄勢不能兩全弟適與拙荆相商萬
無奇策惟有挈家與兄借道為高下嘉聽了道老盟誓黃堂宣政正
得志望途之日奈何以愚父子自作之孽遺禍盟兄樂公道盟兄之
禍不過由奸佞報施私怨非出皇上之意今日宵小盈朝正賢人遺
跡之日弟棄此五斗猶如散蹤寧忍聽兄父子受此奇禍乎愚意兄
決請勿再言下嘉見他志決方取手僱授他的錦囊與樂公見此樂
公道據李道兄這數該弟為兄棄官了遂倉票出去說本府要往焦
山進香速備大船兩隻民壯三十名護衛令家人收拾囊資將印紗
帽擺在後堂望北八拜拜謝君相就出後堂封鎖隨同下嘉父子并

家着火速登舟兼程趕至揚州鈔關上見是府太守座船不敢
盤詰開關放過又行半日就到瓜州又值順風扯起大篷不多時至
焦山脚下忽見後面三四隻戰船連聲吶喊一齊追來樂公下嘉暗
暗驚駭忽見山上一人叫曰邵老兄何來緩也下嘉父子同樂公回
頭一看見是李虛齋心中大喜虛齋將手中羽扇望江連搥三搥只
見後面許多兵船盡皆退去不得近前遂跳上船來將盧杞一席話
說了一遍下嘉問掬退去許多兵船是甚來歷虛齋道此必淮上軍
門差來追兄與樂公的官兵因吾兄拜樂公時人已盡聞兄姓氏今
又同載而來樂公官守在身豈可擅離此地且又挈家而來動人疑
心自然將此情飛報上臺差兵追趕下嘉又問道目今如何得脫這

虎口虛齋道弟為兄計已問東海龍王借得三刻神風自然有處安身但兄今日該骨肉相離去此不遠亦自有安身之處姻緣奇遇却在于此但若仍舊男粧恐有人知識恰好兩耳有釧眼頭扮作女娘方可安身免禍就令十州去拜辭陸氏母親隨取零碎銀子帶在身邊洒淚分別不一時十州自頭至足改扮一個女兒出來比真的佳人更勝十倍連樂公看了也辨不出當下李虛齋口中不知念此甚麼忽然天昏地黑狂風大作舟中之人覲面不知汝我就此大風中把邵十州倏然不見响了三個時辰纔得風平浪息卜嘉等開眼一看見兩船同泊一處天已垂暮隔岸是一條大江因問虛齋此是何地虛齋道此古豫章饒州府便是邵樂二人大駭道焦山至此二千餘里如何三個時辰就到了虛齋道兩兄洪福貧道略施小術所以到此請少停片刻弟上崖去尋一個好友相迎虛齋去了半個時候只見一簇大轎二三十個火把來接兩家宅眷上去走了一會到一個所在進了三四重門進一重掩一重到第五重方有兩個主人來接卜嘉見了吃了一驚原來是施弘德父子他兩個倒身下拜道若非恩兄昔日之情愚父子枯骨已朽卜嘉謙說不敢又與樂公相見內裡姑娘也出來接了兩家宅眷入內當晚飲飲通宵自不必諱飲罷弘德便請邵樂二人同李虛齋步到一個所在却是个入跡不到之所原來施弘德是个有名財主他的房子深遠高大却又室內靜處開下六七間地窖一般樣書房臥室此地無異只有一處下去是

个神仙不知的所在。集公下嘉看了，虛驚道：二兄有此地容身，貧道就放心了。今且暫別，不時又來相探。隨了出來，分付弘德謹慎，不可露出馬脚。若有出頭日了，我自來報說罷。飄然而去，不題。却說追下嘉的船隻，是淮安軍門差來的。向日集公挈家眷出境，就有人來報知軍門，說有姓邵的同行。故軍門差人追趕到焦山下，戰艦被風吹開，過了三時，惡風那船竟不見了，只得回覆軍門。軍門那時題疏未細，細州被惡風吹去何處，且看下回分解。

此山前少許六隊，船上道非尋一個缺文財財，馬票去了半個劫劫。



此山前少許六隊，船上道非尋一個缺文財財，馬票去了半個劫劫。

